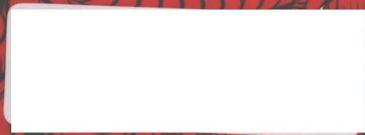


BLOODY
TAROT



玄色 著

血色塔罗
Bloody Tarot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色塔罗/玄色著.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492-1726-7

I. ①血… II. ①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8734号

本书由玄色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血色塔罗/玄色著

责任编辑 赵冕 李海振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电 话 (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1000mm

开 本 16开

印 张 14.5印张

字 数 185千字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2-1726-7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BLESS BY
血色塔罗

TAROT

藏书

MLIC

玄



每一张塔罗牌，在没有抽出的时候，
谁都不知道牌面上出现的会是患者还是恶魔。
就像是站在命运的分岔路口，
谁也不知道即将拥有的是希望还是绝望.....

玄乂

目录

~007~
第一张牌 愚者 THE FOOL

~027~
第二张牌 魔术师 THE MAGICIAN

~053~
第三张牌 皇帝 THE EMPEROR

~073~
第四张牌 战车 THE CHARIOT

~093~
第五张牌 皇后 THE EMPRESS

~109~
第六张牌 高塔 THE TOWER

~125~
第七张牌 恶魔 THE DEVIL

~141~
第八张牌 命运之轮 THE WHEEL OF FORTUNE

~157~
第九张牌 力量 STRENG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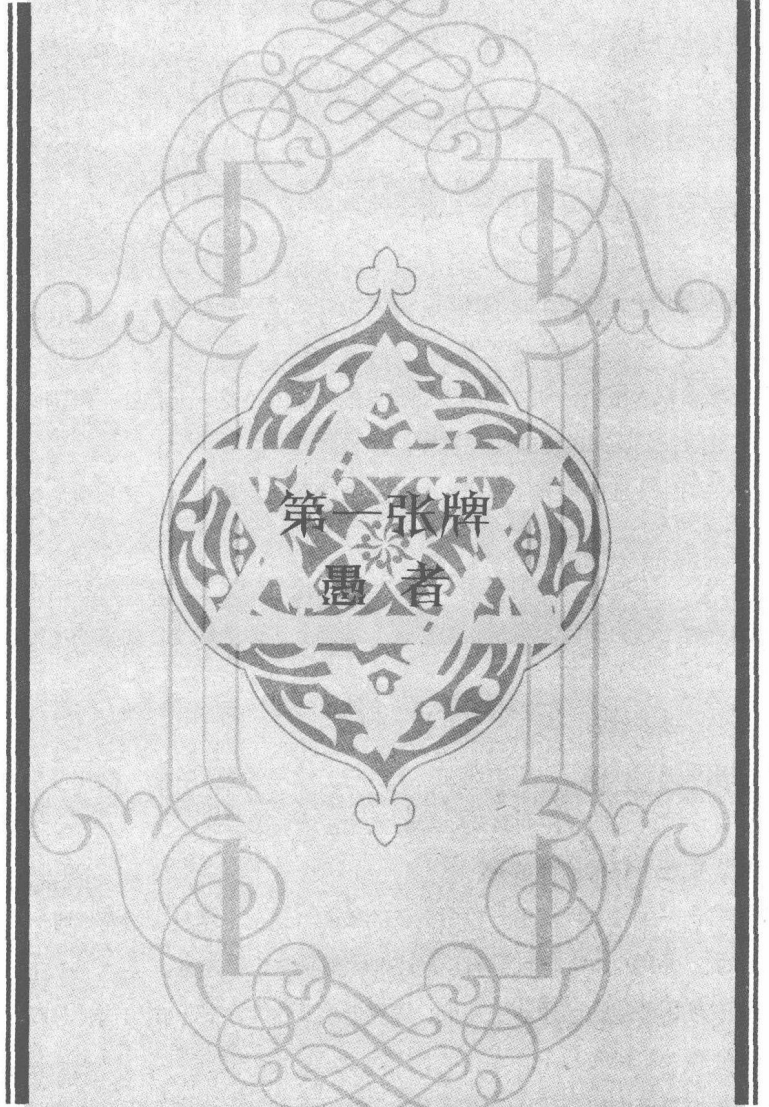
~175~
第十张牌 死神 DEATH

~195~
第十一张牌 审判 JUDGEMENT

~209~
第十二张牌 世界 THE WORLD

~231~
后记

THE FOOL



BLOSSY TAROT



方程捂着肚子上血流不止的伤口，艰难地在黑暗中挪动着。

他不甘心，不甘心就这样死去。

他还未给家人报仇，他才刚刚发现自己的体质并不是一无是处，刚刚知道自己居然可以驾驶新发明出来的新式生物机甲。

明明他的人生才刚刚有了转机，为什么在给了他希望之后，又狠狠地把他拖入了地狱！

“咳……”方程无力地跪在冰冷的雪地上，伦萨帝星上的雪据说和古地球上的一样，都是洁白无瑕的颜色。可是此时雪地上却洒上了他的鲜血，如美艳的梅花一般点点绽放。

不甘心，他不甘心……

方程用手抓起一捧雪，用力地往脸上抹去。冰冷的雪花在脸上融化开来，激得他一个哆嗦，让因为失血过多而有些眩晕的他短暂地清醒过来。

不行，他还不能就这样放弃。

他的另一只手紧紧地攥着一枚古铜色的族徽，这已是他身上留有的唯一一个属于方家的物品。锐利的边缘刺入了掌心，让他的信念坚定了起来。

方程咬牙用膝盖往前挪动了几步，只要他出了这个小巷，走出这片黑暗，到了大路上，就会有人发现他。

他不相信刺伤他的那帮小流氓是偶然为之，否则怎么会这么巧？他刚被判断为稀有的X型机甲体质，就被人刺杀？分明是有人见不得他有翻身的机会！那些人一直放着他不管，也就是因为看他一无是处，才让他苟延残喘。这一次是无论如何也再也容不下他了。



~ 第一张牌 愚者 ~

眼看着小巷的出口就在尽头，外面公路上的悬浮路灯星星点点，方程咬紧牙根继续在雪地上艰难地爬行着。

就快了，马上就要到了。

马上……

黑暗的小巷里，在洁白的雪地上，有一条血染的痕迹。

一个黑色的人影沿着这条血染的痕迹慢慢地向前走着，一直走到巷子口处才停了下来。

那个一直在临死前挣扎的人，最终停在了走出黑暗的那一刻，只有那只沾满鲜血的手，落在了悬浮路灯映照的地方，努力地向前伸展着，像是要碰触那如星芒般微弱的光。

方程微眯的眼眸间，只看到一双沾染了自己鲜血的崭新军靴，出现在了模糊不清的视线中，随后便无力地陷入了黑暗。

偏僻的小巷子里，一个年轻人悄无声息地走完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一段路程。

尸体被重新拖入了黑暗，那些掺杂着血迹的雪很快地被清理，天上雪花依旧不断地飘落而下，迅速便把所有痕迹都掩埋得一干二净。

“唰——”

眼前一片刺目的闪亮，方程反射性地睁开双目，迅速地坐起身。他在最底层的贫民窟熬了三年，每时每刻都不能放松。可是当他睁开眼睛后，便愕然地看着豪华奢侈的卧室，和自己身下柔软舒适的大床，久久都回不过神。

这间卧室他实在是太眼熟了，床头的魔女水晶灯还是他的损友安卡斯在他十五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的，据说是他亲手做的，整个银河系就只有这一盏。只是他记得这盏水晶灯在五年前他听闻大哥被人陷害通敌叛国的时候，一气之下随手摔碎了，碎成了数十块，怎么拼都不可能拼成现在这样完好无损的吧？而且这间卧室，这座方家宅，在四年前就被帝国没收充公了，听说是赐给了一个有功勋的军官，他的卧室根本不可能还保持原样。现在低头便能看到满地空空的酒瓶子，屋里浓重的酒气熏得他几欲作呕。

“小程，你怎么了？昨晚没睡好吗？”一个温柔的声音从窗前传来，方程反射性地抬起头，立刻双目便刺痛了起来。

并不是因为外面的阳光太强烈的缘故，而是因为窗前站立的，是大他一岁的姐

姐方茹。那个备受年轻的皇帝宠爱、却在两年前因为难产而死于非命的姐姐，如今就好端端地站在他的面前。美丽的容貌如同记忆中的一样，柔和的五官透着温柔的笑意，黑色的长发柔顺地披在耳后垂落而下，身穿着一袭云白色的丝质长裙。阳光在她身后照射过来，在她的身周形成了一圈金黄色的光晕，让本来就异常温柔的方茹，看起来是那么的让人温暖，充满着救赎治愈的味道。

他这是死了吗？所以才在天堂看到了已经死去两年的姐姐？

“小程，别哭。”方茹像是并不意外自家弟弟赤红的双目，走过去温柔地俯身抱住了他，一下一下地抚摸着他的后背。“爷爷走得很安详，没有任何痛苦。他不会喜欢看到你现在这副模样的。”

方程的身体僵硬了起来。

她在说什么？爷爷？他们的爷爷在八年前就死了啊？

头脑混乱的方程，此时才注意到，自己身处在一个很温暖的怀抱中，碰触他脸颊的指尖，柔软又温热。

而他的姐姐方茹，脸容姣好，正是花骨朵一般的美好年纪，根本不是他最后见到她的那般，苍白又瘦弱。

他还记得，爷爷去世的那一年，他十六岁，方茹十七岁。

这是怎么回事？久违的卧室，完好无损的水晶灯，依然年轻的姐姐……连空气中都散发着令人安心的兰花香气，这是姐姐常用洗发水的香味。

方程按着自己的腹部，果然没有任何疼痛的痕迹。难道家破人亡，只是他做的一个噩梦吗？

“小程？”方茹终于发现自家弟弟的不对劲了，一向开朗活泼的方程脸上，应该不会出现这样令人心悸的神情。方茹没来由的，心中大痛。看来爷爷的去世，小弟在心底一定是极为哀伤的。

方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久违的兰花香气中，伸出双臂紧紧地回抱着方茹。

不管他是不是做了一场噩梦，也不管他是不是重新回到了他的十六岁。

他发誓，绝对不会让那些惨事重演。

绝对不会！

方氏家族，在伦萨帝国中，是一个传奇的家族，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奥德里奇一世时期，当时功勋最大的开国将军，就是方氏家族的家主。



在人类走向银河系，机甲战舰横行的年代，十万个人中也就只有一个人拥有可以驾驶机甲的机甲体质。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就像在古地球时代，那种古老的飞机也不是谁都能驾驶的，宇航员更是需要经过精挑细选。而进入宇宙大航海时代以后，虽然人体的素质得到了长足进步，但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别。

拥有机甲体质的人就是体内多了一种其他人没有的 δ 元素酶。机甲在启动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超频音波，普通人的脑神经根本无法适应，但这种 δ 元素酶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机师在控制机甲时产生的不良反应。而这种机甲体质也是有高低之分的，就是与机甲的契合度。最高的机甲契合度正是方程的爷爷方雷所保持的纪录：81.3%，这样的程度，已经可以说完全能随心意掌控机甲了，而更多含有 δ 元素酶机甲体质的人，契合度低的话，训练再多年也可能只会勉强操控机甲迈步。

人们在研究中发现，机甲体质是有遗传因素的，也就是说，两个共同拥有机甲体质的父母，生出来的孩子就会有更大的概率拥有更强的机甲体质。所以拥有机甲体质的人类，便在多年的时代变迁中，逐渐成为了伦萨帝国的特权阶级。一个新生儿有没有机甲体质，就会决定他这一生是生活在天堂还是凡间。而且这个结果，往往当他出生的那一刻，便可以由中央电脑测控出来。

而方程上一世，便是被宣判为永远不能驾驶机甲的普通体质。

方程站在一面巨大的落地镜前，面无表情地整理着身上黑色的西装。今天是爷爷出殡的日子，虽然他刚刚才接受自己重活一回的异事，但他必须要去送爷爷最后一程。

在上一世，他因为前一夜通宵醉酒，错过了这一天，表面上尽管不在意，但心底却一直耿耿于怀。

方家从祖父到父亲到他同父异母的大哥，都是极其顶尖的机甲体质，而且都是帝国赫赫有名的将军，就连他大哥在不久之后也会升职为帝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少将。他父亲在和第一任妻子离异后，与他和姐姐的母亲相恋，不顾他们母亲没有机甲体质，硬是娶进了门。结果他和方茹都没有任何的机甲体质，很早就被判断为方家的废人，只拥有联姻的用处。

虽然他和方茹没有任何发展前途，但因为他们的父母并不是政治联姻，而是自由恋爱，所以他们的处境要比起其他家族的无用子弟要好得太多了。不过他母亲在他小时候便病逝，父亲终日忙于军务，以致方程无人管教，也养成了他前世的纨绔性子。他从小便是他爷爷带大的，不同于父亲的恨铁不成钢和大哥的冷漠，在方家除了他姐



姐方茹外，也只有他爷爷对他特别宠爱，所以他爷爷过世对他的打击很大。

若是能重生到他爷爷还在的时候就好了。

方程打着黑色的领带，扯着唇现出一个僵硬的笑容。看来真的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能有重活一次的机会就已经是上天垂怜了。

穿好衣服，用手指顺了顺及耳的头发，方程看着落地镜中苍白瘦弱的少年，还是有点不太能接受。

他知道自己当年挥霍无度，但十六岁就是这么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还不如八年后在贫民窟历练的自己。这张脸一看就是久不晒太阳的缘故，脸白如纸，熬夜熬得黑眼圈都异常明显。方程拍了拍自己的脸颊，尽量让自己的脸看上去红晕一些。

现在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自己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废柴。算起来，现在这时，新式机甲就应该已经在初步的构思期了。这种新式的生物机甲颠覆了以前机甲的概念，性能更强大了，相对的，对机甲操控者的要求也就更严格了。最后通过几年的研究，那些科学家才确定，人体中含有某种 ξ 元素酶的人才能操控新式的生物机甲。而这种 ξ 元素酶的存在要比 δ 元素酶更加稀少，千万个人中也也许才只能有一个。当时的方程因为不肯放弃微小的希望，去参加了测试，才知道自己体内居然含有这种可以操控新式生物机甲的 ξ 元素酶，而且照着实验数据，好像模拟的契合度还不低。

那时他才知道，含有 ξ 元素酶的人，其实旧式机甲也可以操控的，而且要比 δ 元素酶的人和机甲的契合度更高，只是这种 ξ 元素酶因为太过稀少而并未发现。

方程用手抵住冰凉的镜面，深吸了一口气。他前世刚知道这个消息后，当晚就被人暗杀在黑暗的小巷，而他连幕后的黑手是谁都不知道。

也许可以这样说，想要方家倒塌的人太多了，在祖父去世之后，便有了一连串的阴谋诡计，让他父亲战死，大哥被判了死刑，姐姐难产而亡。若不是以为他是个毫无出息的废人，恐怕他也早就死于非命了。

看着清晰的镜子里映出来的人像，方程恍惚间看到的，居然是那一晚被暗杀在小巷中的自己。

满脸鲜血和污垢，充满着不甘的怨恨。

“小程，准备好了吗？”门外轻敲了几声，方茹温柔的声音随之响起。

方程闭了闭眼睛，稳定了下情绪，这才站直身体，在镜子里和推门而入的方茹微微一笑，才道：“已经准备好了。”

把头发挽在脑后的方茹，更是显得美丽动人。她身穿着一袭黑色的洋裙，胸前戴



着一朵盛开的白蔷薇，衬得肌肤如雪般白皙。

方程定定地在镜子里看着她，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要保护着她，不去陷入那吃人的后宫。上一世方茹在方家破败之后答应了年轻皇帝的求婚，多多少少也是因为他大哥的入狱。只是那个比方茹还小三岁的皇帝，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话语权，甚至眼看着方茹日渐消瘦，连自己心爱的女子都保不住。

方茹走了过来，把手中的白蔷薇别在方程的胸前，又为他整理了一下衣领。她总觉得，自家弟弟一醉之后，整个人就变了。

原来那种愤世嫉俗吊儿郎当的目光不见了，虽然还是苍白瘦弱，但那眼神中，满满的是从未见过的坚毅之情。

看来爷爷的去世，对他的打击很大。

方茹无声地叹了口气，心中却是喜悦的。如果爷爷的在天之灵，看到方程开始上进，肯定也会非常欣慰的。

方程知道自己和以前的改变很大，亲近的人肯定能看得出来。但正逢大变，倒也并不怕别人怀疑什么。方程拉起方茹的手，便往外走去。上一世方茹早上也去叫过他，但宿醉的他却怎么都没能起来。这一世他虽然醒了，但宿醉过后的头疼却时时刻刻地提醒着他，以前是如何的离经叛道。看地上的空酒瓶子，他昨晚喝的都是很有年头的酒，而且各种酒混合在一起喝，现在他的头还在嗡嗡作响。虽然现在的科技，早就发明了醒酒药，只要吃一颗便能缓解酒醉，但他父亲从不让人给他准备这样的药物。如果想醉，就要承担喝醉的后果。

方程按着额头苦笑，父亲的苦心，他当时从未理解，此时想来，才知道用心良苦。

“小程，头很疼吗？”方茹忧心地问道。

方程摆摆手，不以为意。虽然很痛，但比起不久之前他刚承受过的切腹之痛，那是差得太远了。他临出门前，不忘拿着门口的古龙水对着自己喷了一些，期待这样能掩盖住身上浓重的酒气。

不过看着方茹同情的目光，也知道效果不佳。方程惴惴地拉着她出了门，对于自家父亲的咆哮，他还心有余悸。

但已有多年未承受过了，此时想来倒也甚为怀念。

方家老族长方雷方元帅的葬礼，是在伦萨帝星最恢弘的约克教堂举行。当方程和方茹坐着悬浮车来到约克教堂时，这里已经人满为患。



人类自从进入了宇宙大航海时代，选择定居的新星球在繁荣发展之后，都难免会选择仿造古地球时期的著名建筑，就像是在缅怀着人类的故土一般。虽然那样奢华古老的建筑，对于宇宙大航海时代来说，是那么的毫无用处。但就像是任何奢侈品一般，越是毫无用处的奢华，就越是令人趋之若鹜。就连方家的宅邸，都是仿造古地球之上中国的苏州园林建造的。

在伦萨帝星的中心地带，永远找不到摩天大楼，这里都是贵族们的私宅，充满着各色的园林、城堡、亭台楼阁。

其中最著名的约克教堂是仿造古地球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兰大教堂建造的，上半部分是哥特式的尖塔，下半部分是典型的巴洛克式风格，整个外观极尽华美。主教堂用白色天然锂硫石砌成，从上而下满饰雕塑，极尽繁复精美，教堂内外墙等处均点缀着圣人圣女雕像，共有 6000 多座。教堂顶耸立着 135 个尖塔，每个尖塔上都有精致的人物雕刻。约克教堂是伦萨帝星上的标志性建筑，是其他星系的游客来到伦萨帝星必到的旅游胜地。

这里更是皇家的御用教堂，每个奥德里奇家族的皇帝登基时，都会到约克教堂来接受教皇的洗礼。虽然教皇从不干涉政治，但在伦萨帝国之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方雷元帅的告别仪式，也是在这里举行的。方程跟着姐姐走进约克教堂的大殿后，便看到了如云的宾客。他俩显然是来晚了。方程远远地便接收到了自家父亲愤怒责备的目光，方茹赶紧拉着弟弟低着头走了过去，悄无声息地站在了大哥方陆的身后。像是闻到了他身上的酒气与古龙水的混合味道，方陆扭过头来，用那双冰冷的眼瞳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方程觉得脖子一凉，许久未曾看过他大哥这副冰山面瘫的模样了，威力依旧让他心悸不已。

方程这时才注意到，父亲大人正在亲自迎接宾客，招待的正是奥德里奇十一世。这位刚过不惑之年的国王陛下，亲自带着年轻的皇后和皇太子来为爷爷送行。

看着这位意气风发的国王陛下，方程的眼中闪过一丝意味不明的可惜。因为他知道，这位还算得上是明君的国王陛下，在一个月后便会死于一场刺杀。随后在他身旁的那位只有十四岁的皇太子殿下便会登基，成为奥德里奇十二世。朝政全部被那个在国王陛下另一侧的女人所把持，那位年仅二十七岁的玛丽安娜·科特，现在看上去仅仅是个美丽可人的女子，国王陛下在三年前娶了她当皇后。但在一个月之后，这个女人便会露出她的本来面目，成为掌控帝国权柄的皇太后。



而且这个女人，也是方家遭受大难的最可疑的幕后黑手之一。

毕竟伦萨帝国的军队之中，方家培养出来的军官数不胜数，盘根错节。如果玛丽安娜想要真正掌权，就必须除掉方家，才能重新提拔属于她自己的人手。

方程看着那个和大哥交谈的美丽女子，悄悄地掩去眼中的恨意。

他不相信一个月后国王陛下的刺杀只有联邦那边的特务间谍参与，而且在几年后帝国把这件事都推到了他大哥的身上，这里肯定有人做了手脚。他要好好想一想，该如何阻止这件事发生。

他姐姐方茹虽然也没有机甲体质，但良好的出身和姣好的容貌，再加之温柔贤淑的性格，让她拥有了很多的追求者。此时很多人走过来和她交谈，劝她节哀顺变。而那个只有十四岁的皇太子殿下艾伦·奥德里奇，更是丝毫不掩饰对方茹的倾慕之情，看到方茹到来之后便一直追随左右。方程本就是方家可有可无的一分子，在此情形下很快就被挤了出去。

方程是上流社会里公认的废柴，其实机甲体质在上流社会中虽然常见，但也并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可是除了开机甲，还会有很多重要的领域可以去做。例如机甲机械师、舰队指挥官、战斗飞机飞行员……甚至是开公司赚钱都会很有出息。像方程这样才十六岁就放任自流的纨绔子弟，当真是没有人能看在眼里。

方程也乐得清闲，他拿着一朵白蔷薇，径直走到了大殿中央的悬浮棺材处，低头沉默地看着静静躺在水晶棺材中的爷爷。老人银白色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却已经泛着黯淡的光芒，失去了生命的迹象。

爷爷，你放心，这一世，我会把方家守护好，绝对不会让那些惨事重演。

方程在心中郑重地说道，把手中的白蔷薇缓缓地放在爷爷的胸前。

在银河纪元时代，土葬或者火葬都已经废除，每个逝去的人都会经过高压处理，最终压缩成为一颗璀璨的钻石，名为骨石。他还记得在方家主宅的历代家主画像下，都会镶嵌着家主留下的骨石。而只有他父亲因为当年战死在茫茫星河之中，连最后的念想都没有给他留下。

方程的哥哥方陆站在他父亲身边，送走了奥德里奇十一世后，继续和前来悼念的军官们交谈。他今天和父亲一样，穿着帝国的军装，就只有肩章不一样。他现在虽然只有二十八岁，但却已经是上校了。他知道这虽然是因为军功和他机甲体质的高契合度，但家族的力量也不可小觑。